



















國朝文類卷第四十六

策問

國學私試策問

姚舜傑

二典之政以曆象為先故歷代之興以正朔為重  
昔三聖授受皆以曆數為言良以是歟堯舜之事  
尚矣夏以建寅為正則天時之正而人事之善也  
孔子嘗以告顏子顧不以為萬世不可改歟一變  
而商則用丑為正再變而周則用子為正說者曰  
一王之興將有以新天下之耳目則正其首事也  
不得以相襲然歟儒者以子為天統丑為地統寅



爲人統說者曰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  
是三建者皆可以爲正後儒遂謂子者天之春故  
周以爲正丑者地之春故商以爲正寅者人之春  
故夏以爲正是正即春也然則大冬嚴寒之月固  
可以爲春則亦毋怪夫秦人之以亥爲正歟夫詩  
與書學者之所質信而無惑焉者今書所載月數  
皆以寅紀詩之月數亦寅也獨七月之詩云無衣  
無褐何以卒歲則季冬而言也曰爲改歲入此室  
處則孟冬之言也然則幽人固有二政歟而說改  
月者曰孟子周人也其言七八月則夏五六月其

言十二月則夏九月十月也然則孔子亦  
周人也顧曰行夏之時何歟夫孔孟學者之所折  
衷焉者而立言之異如此與子者將孰從歟

人之言曰天者理而已自儒者之有是言也而世  
之言天者率求之於微妙茫忽之際而遂以其穹  
隆昆侖晝夜運行者爲粗迹廢而不議不可歟  
古之言天有言天者言其象穹然也有蓋天者言  
其形北高南下如倚蓋然也有渾天者言其體渾  
渾然也世之人起而見仰而戴不知其說可不可  
歟堯大聖人也史記其政勳之實莫先於欽若曆

象之事學者顧欲以爲粗迹掃而不議得無與堯  
典戾歟夫天之所以爲天者日也月也星辰也曆  
家以天爲天以日月五星爲天之緯其說曰周天  
之體凡三百六十五度天者左旋自東而西一日  
行三百六十五度日月五星右旋自西而東日最  
遲日行天一度月次遲日行天十三度有奇五星  
尤遲自古及今曆家通用其說以爲測候之準則  
可信不誣而儒者之說不然以天左旋一日行周  
天三百六十五度而常過一度日月五星亦左旋  
日一日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止而不及天一度

月一日行周天不及天十二度有奇五星皆然此  
其說自關中大儒發之而考亭先生著其說於書  
夫書之有傳世爲天下道可也其參攷摸索至精  
且詳左旋之說將以祛千古之惑非苟焉者而曆  
家之論與漢唐諸儒之說並行於世皆以爲天左  
旋日月五星右轉何若是背馳歟諸生其參酌厥  
中務詳言之著十篇毋徒曰吾非瞽叟焉知天道  
儒者之學貴乎明體以適用苟志於用矣通今者  
語古則或乖泥古者適今則難合二者交病焉謂  
之有用可歟事之最古而便於民者莫井田若也

自此閭族黨州而爲郡自鄰室鄴鄗縣而爲遂自  
井邑丘甸縣而爲都自黃帝至周公非千五百年  
不能備其成之何難歟至孟子時未久也諸侯已  
去其籍而不可得知何其壞之速歟秦廢經界立  
阡陌而田始弊阡陌可開也夫其自溝而洫洫而  
澮澮而川遺跡豈盡堙而不可尋歟自是而降豪  
右兼并得以專地矣二千年間信古者通惠之則  
有限民名田而已則有計口均田而已然其法有  
未行而已弊有旣行而隨弊有始定而終弊者何  
歟豈世異事殊法固未易立歟豈井田之外皆不

足爲良法歟唐初租庸調取之口分世業未幾再  
變而爲兩稅至于今不改豈井田復作亦無便於  
此法歟借曰仁政必自經界始不知給授之衆還  
受之冗出入之際何以使之無弊歟不知高下之  
則盈縮之度寬狹之制何以使之可守歟斯數者  
信古之士可不却顧而長慮歟昔橫渠先生慨然  
有意于三代之治以爲經界不正雖欲言治皆苟  
而已期以數年復井田之法與學者議買田一方  
而并畫之以推先王之法於當今可行也苟志於  
行亦無不可歟諸生爲有用之學豈無志橫渠之

志者歟要使酌之古而合施之今而便田制一夫  
議論也願詳言之

私試策問

吳澂

治天下之事多矣有司豈考今古以爲其事之大  
者一有二稽之古而不能無疑曷可行於今歟試  
因識時務者議之古者曾子有教何教乎師保有  
訓何訓乎顯忠諸呂之謀亂與奮節甘露變故之  
後者孰優精忠於賢否混淆與抗疏朝廷草創者  
孰劣上書美莽何謬歟醉人賦詩何迂歟願聞所  
以得公族之道古者力牧之外何以有六相禹臯



之外何以有十六相丞相欲斬二千石與置部刺史而相府不相干者孰非丞相欲斬戲臣與小臣加官而相府不相統者孰是蕭曹舊隙何以同心姚宋不同何以戮力嚴祖寬厚何以相資善謀善斷何以相用醇謹自飭七何劣而係天下安危二十四考何量與二黨交功量何隘而爲天下輕重二十餘年何才與額聞所以爲宰相之道古者諫無官王事無關後世置諫大夫世道不古御史爲傳命記事果得乎御史爲平章按察果失乎擢補闕以增直臣氣謂諫議有諫臣風者孰優以中大

夫守東海諫官補刺史者孰劣守饒州而給事不肯草制可法歟除刺史而舍人封駁可嘉歟願聞所以得臺諫之道古者金馬承明之著作與設中書之官孰是尚書侍郎之起草與立學士之號者孰非取譽於貞觀與德音除書者同乎齊名於元和與號大手筆者異乎賜以宮錦與下詔而悍卒泣涕者孰賢贈以玉帶與白

勝願聞所以得兩制之道

者東觀禁中之名同

乎弘文崇文祕書之號異

祕書府居於外何所

始祕書閣藏於外何所因

草元成施讎周堪何

官揚雄班固傅毅何職黃百盧植蔡邕馬融與馬  
懷素褚無量何所顯乎賈逵丁鴻與張說徐堅元  
澹何以名乎願聞所以得館閣之道古者左右史  
與內史何所殊大小史與外史何以異蘭臺掌圖  
籍與禁中注起居孰優太史居丞相上與史館於  
門下省者孰是三墳五典紀之何人春秋禱祝作  
之何氏章程必付柱下元功必藏御史何意乎太  
史必職司馬科斗必職寺家何見徵郤太宗觀史  
與郤文宗者孰賢郤張公託言與郤李德裕者孰  
智願聞所以得史館之口曰古者禱人巡省四方與

掾史分制諸郡同乎刺又秩千石權重與州牧秩重  
權專異乎刺史揚州奏一千石罪與刺史冀州不  
察長吏者孰優不肯杖小吏與不肯捕蝗者孰劣  
補職三百不以私撓設字校變風俗與真刺史者  
孰勝單造賊壘毀淫祠以機祥與三獨坐者孰負  
百城聞風而震悚果賢于奸讎望風而解綬果得  
乎願聞所以得監司之也古者六官掌於司馬孰  
爲將漢唐大將府衛孰而帥韓彭衛霍之功孰多  
靖勳光弼之才孰愈築直至簡注而上客何以誅設  
壇寵拜而椒房何以罰法天中可戰則戰非輕乎荆

州可和則和非怯乎朝受詔夕引道與軍旅俎豆  
者孰是卯受命辰出師與廟堂朝歌者孰非詩禮  
彊晉而學春秋者何以有陳濤之奔輕裘平吳而  
作文賦者何以有河橋之敗趙不敢東匈奴不敢  
寇愈於毀家而紆國難者乎胡不敢南突厥不  
顧愈於匈奴未滅何以家爲者乎願聞所以得  
師之道古者渤海潁川之良果拜守相輒見問之  
功乎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志豈側門侯進止之  
乎由滎陽爲中大夫與上蔡擢河南守者何如  
不拾遺蟲不犯竟與江陵反風不其伏虎者何如

肥鄉之才何以稱益昌山陔之才何以美濫賞王  
成何謂賢主不識真卿何以復國德化三異與忠  
信三善孰優民不敢欺與民不忍欺孰善願聞所  
疾得守令之道古者學校庠序之名同乎司樂學  
政國子之制異乎六德六舞干戈羽籥之制何以  
宗禮樂詩書鄉司徒之教何以別置子弟貢五十  
人而至百人千人而至三千人何以盛園橋億萬  
計黉舍千八百室與每歲課三科歲復增二科何  
以精國子三百人太學五百人四門千三百人又  
何以盛鹿鳴之歌燕堂之瑟舉成迭尚書何以精

博士弟子領於太常得乎兩子監隸太常寺當乎  
舉司隸之幡與抃朱穆皇甫規者孰優拒朱泚之  
亂與褒陳仲舉留陽城者孰勝教宰脩之書何以  
乎嗟張顯之誣何因乎顯聞所以得學校之道古  
者選部有尚書何所始尚書有吏部吏部有侍郎  
何所自用人不分流品故有以引彊蹶張致相者  
何法官必取之法律而財賦必取之入粟補官乎  
選官清鑑與詳密者何如平允與請謁不行者何  
老山公啓事二十一年天下無遺才者孰優金背  
說與十二年三得人者孰長或無藻鑑或賢否雜

進與或白之謬孰非或訖嚴夫實或大納賄賂與  
市瓜之譏孰劣願聞所以得銓選之道古者八元  
八愷誰之苗裔都號毛原何所自出仕者世祿與  
三衛三衛之制何以殊崇德象賢與武選文較何  
以異多慙之夫三國之才與元城之守節孰優細  
柳之屯朱崖之排與蕭育之賢孰優任太子洗馬  
太子庶子與校書郎博士弟子者孰勝任侍中司  
空與爲郎爲中郎將者孰負父任與兄任孰賢乎  
族父任與宗家任孰愈乎教子以諂者何故教子  
以容者何爲或謂任子不通古今果當乎或謂雜



色入流者果宜乎願聞所以得任子之道若此十  
二事者曷爲而不戾於古曷爲可行於今其詳言  
之有司將以觀有用之學

廷試策問

元明善

朕聞賢聖之君之治天下也或恭己無爲或不違  
暇食或寬仁恭儉或力於爲善其所以致治雖殊  
及乎民安物阜風淳俗美刑辟措而鮮用頌聲作  
於田里制禮作樂翕然大和而麟鳳龜龍嘉禾朱  
草甘露醴泉諸福之物莫不畢至雖帝王之美不  
徒在是亦其氣之應也舜文之德化尚矣若漢之

文帝唐之太宗猶能致治如彼泥薄漢唐而不居者乎今天下雖久寧謐戶口雖甚蕃滋而稼穡或傷於水旱細民或致於阻飢未能家給人足時猶仰濟縣官豈行仁義猶未盡效邪子大夫明古以識今知常而通變毋迂闊於事情毋乖戾於典則明以對朕朕將親覽焉

擬會試策問

曹元用

洪範八政三曰祀祀者國之大事也其禮之尤重者曰郊曰廟按周禮於冬至之日郊圜丘而春秋所書魯事或郊於春正月或郊於四月五月甚者

於九月而用郊郊之時不同若是何耶鼎之彙曰  
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享上帝而曰  
亨養聖賢則大亨王假有廟則用大牲其重輕之  
義亦安所取哉夫儀禮周禮若詩俱言尸而不言  
主春秋則書主而不書尸是皆神所憑依者也何  
爲不並言豈亦有先後之序乎抑古者兼用尸主  
以祀而經書特互見乎周制都宮別廟東漢以來  
乃易以同堂異室議者謂爲更不古若然歷魏晉  
隋唐宋金之久何爲而不復古制乎周天子七廟  
加以文武世室九獻之禮王后預焉陟降進退一

日而可遍及否抑再日而復祭乎王后齋宿當於  
何所百職助祭男女授受何以別乎九廟樂舞當  
何以處之易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說者謂既薦  
則簡畧不足復觀豈先王之所以事其上世者乎  
文王何爲以是爲訓元茲數者皆禮之大節吾儒  
所當深究而明辯者也我國家隆平百年功成化  
洽禮樂之興維其時矣諸君子由鄉貢而來大比  
于京師其於茲數者必燦然於曾中矣願爲我縷  
陳其說

廷試策問

表楠

蓋聞昔之聖人垂衣裳以成無爲之治稽於書傳  
任賢設教品節備具諄諄然命之矣是無爲者始  
於有爲也事久則弊唐虞之世歷年滋多不聞其  
有弊也治莫重於定國體尊國勢綱常之分嚴風  
俗之化一國體定矣善惡之類明賞罰之制宜國  
勢尊矣廉遠堂高上下之辨也量才授官莫得踰  
越國之大柄也若是者其道何以臻此記曰禮樂  
刑政四達而不悖三道備矣夫禮以防民樂以和  
志刑以禁暴政以善俗四者何所先也夙夜浚明  
卿大夫之德也知其邪慝則知所以儆之知其困

窮則知所以振之為矣習常恬不知者其故何也  
繼體守文善論治者尤以為難朕承累聖之丕緒  
宵旰圖治罔敢暇豫於變時雍若有缺然者子大  
夫觀乎會通酌古今之宜毋迂言高論以稱詳延  
之美朕將有攷焉

會試策問

袁楠

夫書者即古之史也孔子刪述自唐虞二典以訖  
于周之文侯之命附以費誓秦誓而三墳八索九  
丘諸書皆芟而不錄至其約史記修春秋託始於  
魯隱公元年寔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褒善貶惡

特書屢書至獲麟而絕筆前乎唐虞之所著豈不  
過於文侯之命等篇而去彼取此泝平王而上沿  
獲麟而下豈無可紀之事而絕不爲書是皆有深  
意存焉司馬子長創爲史記首軒轅以逮漢武或  
有孔子所芟者子長乃從而錄之後人翕然以爲  
有良史之才愛其雄深雅健凡操史筆者如班孟  
堅范蔚宗諸儒爭相蹈襲是祖是式而未有取法  
於春秋者焉豈聖言宏遠匪常人所可擬其彷彿  
邪自荀悅倣左氏傳爲漢記體製稍爲近古於是  
袁宏孫盛之徒並爲編年之書而學者或忽而不

習終不若子長史記盛行于世司馬公編資治通鑑造端於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繫年叙事歷漢唐以終五代勒成一家之言淵乎博哉此近代所未有也其亦得聖人之意否乎我國家隆平百年功成治定禮樂方興纂述萬世之鴻規敷闡無窮之丕績吾儒之事也故樂與諸君子討論之諸君子游心載籍聞見滋廣其於書春秋之所始終史記通鑑之所以製作必詳究而明辨之矣願聞其說

廷試策問

袁楠

朕聞自昔聖王之治天下罔不在初政故舜之嗣



位也明目達聰命九官咨十有二牧禮樂刑政之  
道粲然備具之而成厥功祇承于帝精一執中實聖  
聖傳心之要湯黜夏命以克經厥猷爲本武王勝  
殷首訪于箕子夫人之際明矣詩之訪落公劉書  
之無逸立政亦惟成王嗣服之始君臣交修以成  
繼志述事之業唐虞三代其揆一也維我

太祖皇帝聖躬睿運時則有同心同德之彥效謀  
輸忠故能混一區宇治化旁洽朕祇承丕緒永惟  
帝王事功見於經傳悉遵而行之時有古今制宜  
損益若稽

世祖之宏規遠畧垂統萬世夙夜寅畏以圖治安  
然人才之列於庶位者猶若未及治道之達于庶  
政者猶若未備子大夫其以前王之坦然明白可  
行於今者何策

世祖政典之綱領當今未盡舉行者何事宜悉心  
以對以輔朕惟新之治

會試策問

虞集

傳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若稽古昔率  
是道也吾夫子修禮正樂刪詩定書贊周易作春  
秋天下萬世賴焉漢立學官經置博士名家之學

史具可考歷唐以來定爲注疏立教者用之我國  
家設科取經術之士今十餘年矣擴而明之不在  
學者乎夫自漢唐至于近代說經者多矣或傳或  
否悉論焉則累日不能旣其目請以耳目所共及  
者而問焉易自王輔嗣之說行而言象數者隱矣  
有存者猶當考乎邵子先天之學可得而傳乎程  
子之傳朱子之本義旨意所指文義所當有異自  
乎言有今文古文之辨傳者然不敢析而爲二豈  
昔人或書有未可輕意者乎詩自毛傳盛行韓德  
僅見遠朱氏傳出一酒其故其有所授乎毛鄭舊

說猶有可論者乎春秋左氏公穀之傳與經並行  
久矣至於啖趙陸氏始辨其不合而求諸經君子  
韙之三子之說其盡得聖人之旨乎劉氏權衡三  
傳益密於陸而劉傳果無餘縕乎胡氏之說其立  
義得無有當論者乎禮有儀禮及大小戴記又有  
周官小戴記今用之儀禮其經也可弗講乎大戴  
之記猶有可取者乎周官之制可互考乎鄭氏之  
注其歸一乎此固諸君子積習而素知者其詳言  
之

會試策問

書集

昔者神二盡力溝洫制其畜洩導止之方以備水  
旱之虞者其功尚矣然而因其利而利之者代各  
有人故鄭渠鑿而秦人富蜀堦成而陸海興漢唐  
循良之吏所以衣食其民者莫不以行水為務今  
畿輔東南河間諸郡地勢下者以雨霖輒成沮洳  
關陝之郊土多燥則下者以瘠河南北平衍廣袤  
旱則千里赤地水旱則一如宵旰之  
憂至發明詔修庶政山二實恩德甚  
厚然思所以永相只一無其策乎  
五行之材水居其一一利濟土為

饒不善用之則天澤

病使畿輔諸郡歲無

䟽通之術何先使

不浸其漭防決引之

古有而今廢者何道

用世之學

廷試策問

洪惟

太祖皇帝受天明命肇興景祚列聖繼作四征不

庭鋒旗攸指靡不率服逮我

須嚙食茲欲講求

心而樂耕桑之業

一高九不乾而下田

一泚之交防塘之

以觀諸君子

虞集

世祖皇帝混一區寓職方所載振古未有於是建  
國紀元立官府置郡縣制禮樂定貢賦帝德王功  
之盛粲然如日星之行天四時之成歲也六七十  
年之間講之益明治之益習天下晏然守其盈成  
者又何以加之哉朕續承正緒夙夜祇懼成我  
聖祖神考之心比歲再禱太室仰而思之求盡其  
道而未能也夫親親莫內於九族今百世本支蕃  
衍盛大則既尊位重祿矣尚有以勸之之道乎尊  
賢莫先於百姓今世臣大家黜業昭茂則亦既富  
方穀矣尚有以體之之道乎多方內附之衆因其

俗而導之者亦既久矣一而同之之道尚有可充者乎生聚教養之民因其生而厚之者亦既周矣協而雍之之道尚有何致者乎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朕之志也子大夫咸以道藝來造于廷其備陳之朕將親覽焉

廷試策問

虞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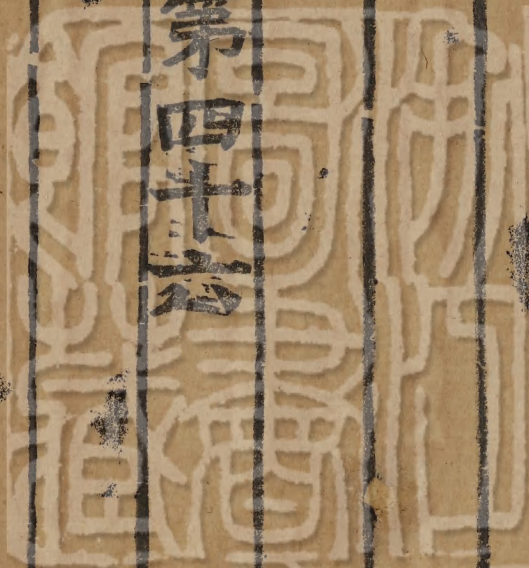
朕聞伏羲神農黃帝之事見於易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存乎書皆聖人也其號名雖殊而治化則一日月星辰之爲天丘陵川澤之爲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爲人三極之道有以異乎宗廟也朝廷



也師旅也禮樂也佃漁也耕桑也時之所尚雖小  
有損益其爲治之具豈有易於此者乎然而伏羲  
神農黃帝之所以爲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  
武之所以爲堯舜禹湯文武可得而別歟伏羲之  
卦文王申之神禹之疇武王詢之文無異也道無  
異也然伏羲之作造化備矣何以有待於文王武  
王之心神明通矣何以猶待於箕子然則群聖之  
奧有待於後世者猶無窮乎子大夫習之於師考  
之於古得之於心宜之於今亦素有其說乎朕誠  
以爲非伏羲神農黃帝無以爲道非堯舜無以爲

國朝文類卷四十一  
十七  
德非禹湯文武無以為功心術之精微制作之會  
通子大夫其悉陳之朕將親覽焉

國朝文類卷第四十六



國朝文類卷第四十七

策問

會試策問

馬祖常

聖王之設官也俾在位之臣咸稱厥職以亮天工者其法不越乎選舉而已皇元稽古立制用賢使能叙進差等成法具在夫事久將弊亦有可變通者乎入官者日滋月積循名責實有不勝其煩然選舉乖方則瘵官病民曷術得以無二者之失乎命風紀擇可爲守令者善矣然必求於資歷相當足以盡撫字之才乎漢世公卿二千石皆得辟舉

可施於今乎課績良法也今以五事備責守令往  
往虛文考功可復乎州郡牧守限於品秩闕負者  
衆漢唐以來權行守試激厲獎借之道獨不宜於  
今乎諸君子衰爲舉首各悉其說

廷試策問

王士熙

朕聞帝王之相承質文之迭興尚矣夫治在正俗  
致俗之不變必在上之人有以作而興起之則四  
海之內其應如響也史氏之言曰夏之政忠忠之  
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  
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於乎三代善

政所以紹五帝之烈垂百世之範其爲之綱紀樞  
機者豈不在茲乎繼是而後不違論也洪惟我  
太祖皇帝龍興朔土

世祖皇帝奄宅方夏制度文爲著之令甲深仁厚  
澤涵煦黎庶其一民俗而定民志者具舉矣淳龐  
正直之風篤實博大之教茲非忠乎上下等威截  
然而不可犯郊廟朝廷粲然而有儀茲非敬與文  
乎然必審所從也夫三代不可及已其所謂敬者  
果何在乎今欲氣感而聲隨風移而俗易必從一  
以爲定乎必擇二者之盛而棄其敝乎此朕所以

切于正俗者也子大夫績學明經其於古今之宜  
政事之要方將推以待用其悉心以對毋忽

大都鄉試策問

字木魯翀

朝廷者綱紀所綜而風化所由宣京師者郡縣所  
望而民物所由阜以上達下者禮樂政刑也事孰  
大焉以下奉上者士農工商也業孰廣焉事振於  
上萬方治象以之昭明業修於下萬世邦本於是  
望固生民以來天下國家莫之能易也夫禮天地  
之節也三代損益雖可槩見叔孫之儀後世因之  
開元之禮通典載之宋金雖未定其書禮之記錄

者國有大議廟堂諏詢宸宁斷制必采而用之其  
於事天享帝之為敬君臣父子夫婦之為綱孝友  
睦婣任恤之為教果盡古昔之道適時措之宜乎  
樂天地之和也昔宗制氏失傳雅益趨俗近古有  
為之君知方之士思復古制而竟未能一其或有  
作不能無憾沿漢至今署兩大樂律呂果脗合乎  
治忽果關繫乎政以德德本於天法制禁令政之  
條目也施無所本足以帥其下乎刑弼教教宗於  
禮鈇鉞鞭扑刑之不得已也用無所宗足以戢其  
亂乎民於下者土也農也工也商也士俊造之藪

也將相百執事之階也今養士法加詳取士路加  
闢而士習益陋士氣益卑豈學非所用用非所學  
乎其何道以礪之農衣食之原也上有司農之政  
下有勸農之臣懇令雖嚴而汙萊間於所甸占籍  
可考而游惰萃於都城況其遠者乎其何法以治  
之工利器之府也辛功熾而奪稼穡之務苦竄售  
而耗庫廩之儲其何方以正之商懋遷之資也鈔  
法久隳農未交病市儂不測有無俱艱無倖者公  
私相欺折閱者上下苦公愆其何術以平之  
聖天子踐阼科舉舊章一再布明詔京府開試光被



德音諸君子需貢輦一下經濟首有望焉之八者太  
末精粗討論有素請著於說

鄉試策問

宗本

趙宋立國三百餘年遼金二氏與之終始其君臣  
媿惡其俗化隆污具政事號令征伐禮樂之得失  
皆宜傳諸不朽爲鑒將來然當世史官記傳叢雜  
不可盡信真初擬官之書又不足徵其目晉書成於  
貞觀唐史作於垂拱蓋筆削之公必待後世賢君  
臣而始定

聖天子方以人文化天下廷議將併纂三氏之書

爲不刊之典左以史遷之體裁何所法凡例正朝  
之手奪何以辨世而君子其悉著于篇用備采擇

鄉試策問

歐陽玄

誦唐風者慕堯之遺俗歌豳雅者念周之初基載  
籍可稽也國家結能興朔方渾厚之風雄武之氣所  
以度越百王奄而有四海者也當是時國人忠君親  
上之誠一出天性既而高昌親附乾竺大夏諸國  
景從域葱嶺民流沙碣石以北祁連以西皆隸職  
方收其豪傑而用之亦既尊尚國人之習而服被  
其風矣承平既久散處宇內名爵之所砥礪才器

之所滋演捷出百家未有紀極雖風氣大開文治  
加盛執有然者然而黜浮而崇雅去漓而還淳豈  
無其道歟親筆札者兼弓矢之藝飫膏粱者知稼  
穡之難其教當何先歟別氏族以明本原同風俗  
以表歸會其政有當講者歟才諳既培養矣名爵  
既錫予矣其所以圖報稱者以何事歟願悉以對

會試策問

歐陽玄

蓋聞三代以來經國之制至于今而不朽者未有  
盛於九府圜法者也國初楮幣量時度宜歲久變  
通執所必至粵若稽古歷山莊山之鑄先王荒政

民無捐瘠將使錢幣通行矧茲時興事會然而輕  
重之則斂散之方可以行之永久者必有良法矣  
伊欲重不至於病鈔法輕不至於費國資斂可以  
益於公散可以便於私以至廣鼓鑄之所而不滋  
僞盡坑冶之利而不慮民平貿易之價而不偏均  
遠近之用而不滯新不至貽將來之弊舊不至隳  
前代之成官有典守而不冗於設負銅有中買而  
不煩於立禁肉好之詣精銖兩之適等遠物畢來  
而舶無逸出之患私藏盡發而人無告訐之虞若  
是者何以各臻于善歟諸君子學古而通今苟有

以裕國而庇民者其悉心以對無隱

鄉試策問

黃潛

三代法制見於經者惟周官一書大綱小紀詳略  
相因其言人事悉矣然稽之尚書王制孟子之書  
有不能盡同者何歟或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或  
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果何所折衷歟周衰諸侯惡  
其害已而皆去其籍是書何以獨存歟漢除挾書  
之律是書最後出而冬官亡矣時以考工記足之  
或者排其非是考工右記果出於誰歟或又謂三  
百六十之屬已散見於五官冬官果未嘗亡歟國

家以經術取士而是書不列科目豈以劉歆蘇綽  
王安石輩用之而不驗歟抑他有可議者歟厥今  
朝廷內建六曹蓋古六官之遺意豈其成法固在  
所取歟抑猶有可舉而行者歟諸君子為有用之  
學宜熟講之矣願聞其說

啓

謝嚴東平賜馬啓

康曄

微勞亡有敢及三命之榮小已奚堪遽冒千金之  
賞所賜厚矣何愧如之伏念曄材素無良器非致  
遠徒勉厲駑駘之志莫成率騃之功無所取哉確然

大耳詩書廢棄難追韓愈之飛也  
少游之款段敢忘代勞之駿足也  
賁然來思念不到此茲蓋伏遇  
馭臨民名高齊駟之無稱德大  
大者繫之維之雖病穎之駒謂  
馬亦在馭焉不圖衰朽之蹤曲  
光寵獲免徒行敢曰據鞍效馬  
驛鞅有杜工部之損傷感佩良  
深染濡奚益

謝解啓

閣後

芹宮角藝初無黃絹之辭  
藻鑑垂光誤中青錢之

選名非情稱感與愧并切惟辭賦之淵源是乃古  
詩之糟粕荀氏子發明其夫槩宋大夫鼓舞乎後  
塵英華秀發則洛陽少年文彩風流則臨印詞客  
自茲以往作者寔多摘章繪句者徃徃有之操紙  
染翰者滔滔皆是若孫綽擅聲金之美子雲韜吐  
鳳之竒二班父子卓冠一時陸家弟兄獨步當世  
莫不振金石鏗鏘之調窮霧縠組麗之文大而仁  
義諷諭之至言細而鳥獸草木之多識禁踰侈則  
有東京西京之作辨時事則有吳都蜀都之編或  
上林以諷其畋遊或甘泉以述其郊祀升堂入室



然未窺孔氏之門墻宣德通情亦庶幾風人之旨  
趣何此源流之降演爲科舉之文一變唐宋尚餘  
作者之典刑百變遼金無復舊家之風骨拘之以  
聲律之調暢檢之以對偶之重輕以窘邊幅爲謹  
嚴以粘皮骨爲親切插題畫影但知一字之工夫  
抹東塗西不覺六經之破碎習非成是以變爲常  
事馳驟者輒謂之荒唐務雄贍者例云乎唱叫雖  
子建曾中之八斗不得騁其才雖少陵筆陣之千  
軍無以施其勇然有司之獲選亦壯夫所不爲何  
承平歷世而來莫之敢指蓋僥倖一第之外孰知

其他必待權衡至公之流庶展琴瑟更張之手伏  
惟提學郎中先生儒林冠冕學海宗盟憫斯文重  
厄於秦灰贅東國復修乎泮水甄陶後進殿最於  
春秋二季之間鑑視前車洗滌乎場屋百年之弊  
渾削拘攣之態庶還麗則之風格雖守而必文辭  
之可觀辭雖尚而亦義理之爲王加程文律度於  
古今骨格之內取古今氣艷於程文規矩之中自  
非卓爾不羣之才曷起褻然舉首之選如復者青  
矜小子白面書生學淺鮮而不根氣蕨蕨而易涸  
文漸七步才愧八叉僅知弄筆以作文未免尋章

而摘句五音中度敢論擲地之宮商八表神遊安  
有凌雲之氣象辨作戰蝸之兩角尚慚窺豹之一  
班鼯鼠之窮顧將柰何黔驢之技蓋止此耳豈意  
不以菲葑之下體遽令糠粃以先揚敢不益礪操  
脩重鞭鄙鈍進而不已雄以當前庶取百中之功  
不負千金之顧銘心鶚路謝九秋桂子之風刮眼  
龍門看三月桃花之浪

上梁文

廣寒殿上梁文

徐世隆

析木星躔臨七馬雄疆之地瓊華仙島營

帝王遊豫之宮蓋因前代規模便有內都氣象金  
臺南峙玉泉西流北襟山勢負龍虎之區東帶海  
濤盡魚鹽之國控河朔上流之上居今日中原之  
中是宜均貢賦于四方定龜鼎於億載況朝覲必  
有接見之所凡宮室本非逸樂而爲恭惟

皇帝陛下功塞兩間德光五葉明俊德以親九族  
脩文德而來遠人以至治不出出之英姿舉累朝  
未暇行之令典旣嚴先廟當備行宮念人疲飛輓  
而尚未全蘇雖躬在暴露而不自爲苦逮至干戈  
之載戢始令棟宇之量修壯未央而襲秦風鄙蕭

相重威之設葺九成而損隋制慕唐皇去秦之心  
即廣寒之廢基應清署之故事敬消穀旦爰舉栢  
梁敢陳工誦之言庸代子來之詠

拋梁東海外三韓向化風  
鴨綠江頭無戰伐盡銷  
金甲事春農

拋梁南惠雨仁風洗瘴嵐  
千羽兩階苗自格籬包  
不數洞庭柑

拋梁西鐵嶺兵閑大白低  
間道上都朝會日降玉  
侍子到來齊

拋梁北天道北旋昌水德周  
天列宿象臣民萬歲

千秋拱宸極

拋梁上雲馭霓旌擁仙仗長春白鶴自天來特禽

吾皇降靈貺

拋梁下輦路春風促龍駕都人莫訝晚廻鑿秋郊

恐損如雲稼

伏願上梁之後一人有庶及萬壽無疆地儀厚配於

長秋天位普臨於諸夏青宮朱邸曄曄相輝玉葉

金枝綿綿不絕鸞臺鳳閣咸登柱石之臣象郡雞

林永作藩維之守國無撓棟民悉奠居延及魚鳥

之微生亦遂池臺之同樂

太廟上梁文

王磐

聖人作事仰憲百王都邑成規要傳萬世越皇居  
之肇建必宗廟以爲先是故舜紹堯基歸格於藝  
祖之室周成洛邑烝祭於文王之宮典冊相傳古  
今一制今皇帝仁涵動植孝奉神明飲食菲薄  
而豐腆於粢盛衣服純素而鮮華於黻冕講求故  
事太常之禮樂一新圖任舊人漢官之威儀漸復  
敬擇吉地爰立太宮百堵皆興千楹並列堅杪文  
梓半出於江南巨栢長松并來於山北共勸樂趨  
之役咸成不日之功因舉脩梁輒伸善頌

拋梁東瀚海無波舟楫通行見新羅蕪日本共來  
助祭賀新宮

拋梁西西域重開路不迷碧瑱明珠馳蒲背香犀  
藥草似長堤

拋梁南楚風輕脆尚虛談供祭包茅宜早貢莫誇  
天險恃江潭

拋梁北萬勇不能當一德龍沙戰士漲天潢舞干  
未久苗來格

拋梁上綿蕞新儀參法象禮文隆殺相時宜魯國  
兩生何太彊



拋梁下天開有道扶宗社列聖相承四紀餘于今  
初觀文明化

伏願上梁之後干戈罕用俎豆常陳長朱草於齋  
除產靈芝於廟柱丞嘗禴祀保百世之宗祧朝觀  
會同來萬方之玉帛各安環堵室同作太平人

東宮正殿上梁文

盧肇

玉冊金文既正重離之位桂宮蘭殿載新游震之  
居蓋將別冢嫡以繫人心所以啟儲闈而貳宸極  
恭惟

皇帝陛下統垂萬世德冠百王以不世之英姿修

曠古之墜典頃因定鼎爰用正朝固非逸豫之期  
率皆社稷之計每穆然思隆萬世之本其必也能  
聳四方之觀迺眷春宮式崇不構敬惟 皇太子  
殿下溫文日就岐嶷生知趨朝回馳道之車侍幄  
辨南陽之牘然不有師賓接見之所則何以示軌  
範不有衛率環列之所則何以明等威於是少府  
獻圖冬官督役顧儻盡出內帑經費不煩大農萃  
榘柵豫章之材罄般輸梓匠之技規模素定斤築  
隆施繡桶華榱拱星辰於閭闔飛橋複道接雲氣  
於蓬萊允叶龜謀共扶虹棟敢申善頌以相歡謠

拋梁東太液滄波與海通

玉殿問安僊仗曉鬱葱

浮動廣寒宮

拋梁西京觀魏冢太白低少海旌旗葱嶺捷至今

威信徹羗氏

拋梁南天策元勳自可參  
鈔藥小才蕭統輩癡兒

官事竟何堪

拋梁北勿謂天高人  
巨測若卿半夜望前星輝耀

晶筭拱辰極

拋梁上萬國歡欣親明  
三霜玉裕德無疵主嘗

承桃神自享

拋梁下翼翼青宮崇廣厦

經問道重師儒卻笑

瀛洲非大雅

伏願拋梁之後殿下端居  
紫誕荷鴻休得保傳

若二疎有賓客如四皓問安  
視膳克盡兩宮之懽

監國撫軍大慰兆民之望

尚書省上梁文

閻復

龍蟠虎踞近依天闕之九重  
華翬飛肇啓文昌

之八座昭風雲之慶會聳華  
久之具瞻麟鳳來游

燕雀相賀欽惟

聖朝罄天張宇亘地開封混  
六合以為家攬羣英

而入穀周卿有六以冢宰統百官唐省分三曰尚  
書總庶務喉舌典樞機之密股肱資輔佐之良惟  
政事之有堂寔熙朝之盛典再消吉地爰築新基  
輦來落落之奇材構出潭潭之仙府左帶鳳池之  
水右瞻鰲冠之峯聽雞有便於趨朝待漏不煩于  
他所三槐論道端居上相之尊一筆爲霖廣作蒼  
生之福允協龜策共舉虹梁植以採歡謠庸申善頌  
拋梁東日出扶桑化景融盡道追今年春澤好安排  
歌酒慶年豐

拋梁南解愠風清澍雨甘萬

頃黃雲登夏麥千村

白雪簇春盤

拋梁西月窟無塵太白低

西河清蛟屢遠為

枝穩鳳鸞棲

拋梁北玉牒交敷懷聖德

十芳騏驥附龍鱗

鵲鴿攀鳳翼

拋梁上調元正應璿璣象

輔德常依紫極垣

更挽銀河浪

拋梁下發政施仁自鰥寡

甄陶萬類入洪鈞

八荒開廣廈

伏願上梁之後三辰即序

庶政惟和邦畿符鼎足

之安輔相協棟隆之吉二十四考休誇中令之賢  
村萬八千年共祝 天皇之聖壽

九先生祠上梁文

薛友諒

道行天地之間固存消長世之聖賢之出孰與綱  
維欲開我後人必須先覺者濂溪先生圖立太極  
學契聖功發四端萬善之原扶三綱五常之教幸  
親傳之明道而復授以伊川況康節之同時有橫  
渠之行輩文正挺生於涑水南軒迭起於漢川在  
呂太史豈曰小知至朱晦庵始爲大備歷乎千載  
寔惟九人視漢唐訓詁之徒尚陪從祀接孔孟煙

微之統當有叢祠爰即州庠載巖像設奠篤信好  
學之士啓見賢思齊之心縱有避秦人必願受廛  
而出於變離騷國須捨所學而從助舉脩梁恭陳  
善頌

拋梁東人在光風霽月中為報僊源來學者精思  
力踐是豪雄

拋梁西先哲從游記鄩鄩樂地一言良有悟更能  
談易撤臯比

拋梁南春染沅江一帶藍血時不再來如逝水亟將  
伊洛學窮探



拋梁北斯文復振無楊墨集成今說考亭功異竟  
是傳來魯國

拋梁上天根月窟閑來往欲將妙理向詩尋靜著  
工夫讀擊壤

拋梁下朝家咫尺求儒雅致君堯舜看成規通鑑  
一編無右者

伏願上梁之後師儒輩出理學大明廣性命道德  
之傳養禮樂文明之治揭茲盛典化及遐方

大次殿上梁文

宋本

太室奉先彤鬻之情斯在齋庭設次敬共之念彌

與于以爲中嚴外辨之需于以構上棟下宇之壯  
配天其澤不日告成共惟

皇帝陛下先祖是皇神明其德議禮盡致曲之道  
享親極如在之誠玉瓚黃流躬莅四時之祭龍衮  
玄冕刀還三代之儀且聖人垂遷坐之規斯明主  
制齋心之地度闕宮之密邇掄良梓以經營編直  
準平駟考工之斤斧芒寒色正烟清廟之星辰陟  
降彤庭往來黃道凡所以如聲音笑貌在其上皆  
以其息居處志意於此中適穀旦之載涓致柏梁  
之對舉爰歌六律用相羣工

拋梁東淑氣扶輿九廟中獻歲

發春當禴祭太平

天子宿齋宮

拋梁西 天子秋嘗執鎮圭明

發有懷常不寐萬

幾思慮一時齊

拋梁南祠祭淵衷神所監登降

周旋無過舉禮官

遷秩聖恩覃

拋梁北火烝歲祭駢牛一齊聖

若方寸儘神通先

正千秋常配食

拋梁上三后在天時陟降風焉

雲輿恍惚中神靈

只為多儀享

勅梁下 天子孝思天下化

爵金鉅黍與菁茅錫

貢紛紛走諸夏

伏願上梁之後宗祏鼎安本

文益茂黼璿謹彌文

於燕翼措紳執彝器而駿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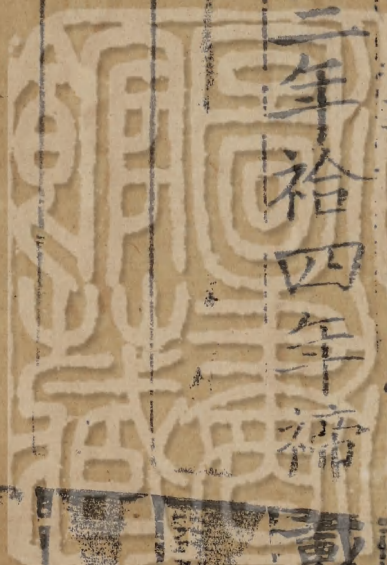
一出穆一世昭永配

明禋於文祖三年禘四年禘

載隆純嘏於神孫黍

山四維

天子萬壽



國朝文類卷第四十七

國朝文類卷第四十八

祝文

江南平告太廟祝文

王磐

踐祚守文雖奉已成之業繼志述事敢忘未集之  
勲眷靖康亡滅之餘擅吳會膏腴之壤依憑江險  
壅隔皇風累興問罪之師猶守執迷之意逮戈船  
飛渡列戍土崩始悟前非方圖改過遂稱臣而奉  
表願納地以歸朝宋王焘已於某日月來至闕下  
真江南郡縣人民已委官撫治了當朔雪炎風盡  
善軌混同之地商孫夏裔皆烝嘗助祭之臣顧冲

以何功實 祖宗之餘慶尚祈昭監永錫休嘉

太廟火災告祭祝文

閻復

維大德六年歲次壬寅六月癸亥朔十二日甲戌  
孝曾孫嗣天子臣某謹遣攝太尉中書左丞相臣  
哈刺哈孫答刺罕敢昭告于

太祖聖武皇帝於穆清廟對越在天便殿火災震  
驚神御聿懷懼者祇薦茲芬 祖考以寧來格來享  
得玉璽奏告太廟祝文 王構

維傳國之守器為歷代之珍符得自神臯進由憲  
長詢以僉言則腦合考之圖制則無差皆 祖宗享

佑而致然亦祚胤隆昌之所繫昇烝是享孔惠孔

時以介壽祺以流曾慶

右第  
一室

音黃龍薦瑞有虞肇基玄扈授圖周成襲祚誕膺  
景命夫豈無徵方忝嗣于徽音遽親承于鎮寶臺  
臣貢上良用惕然殆天相皇元啓萬世無疆之業  
抑如大琮玄璧爲宗闡世守之珍靈貺之來蓋知  
所自尚祈叶兆既壽永昌

右第  
二室

闕宮儲祉德著神儀瑞至來歸孝孫有慶矧在嗣  
徵之始進由耳目之官上以表信於神祇下以系  
隆於後嗣爰修報典思媚太姜俾熾而昌長膺馘

穀右第  
三室

荷維瑞靈顯伏靡常麟質鳳章萬世所寶式當今日啓佑皇圖穀旦于差告蠲致享以燕翼子於萬

斯年右第  
四室

加謚祖宗告祀南郊祝文

姚燾

維至大二年蒼龍己酉冬十月庚戌朔十有九日  
戊辰嗣皇帝臣某臣賴上天之祐祖宗之靈得以  
眇末之躬託於億兆京垓臣民之上持盈守成凡  
今三年身至太廟兩嘗裸將非獨於親立愛臣家  
庶亦孝治可先天下而祠官讀祝於



太祖室惟曰聖武皇帝

睿宗室亦惟曰景襄皇帝至

世祖室則曰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名譽之美垂無窮者多及六言顧於創業之祖垂統之宗開我後人繼繼承承億萬維年者稱述成功盛德有所未盡心寔歆然謹遣太尉尚書右丞相臣某禮致牲玉燔柴泰壇昭告昊天上帝加謚

太祖曰法天啓運聖武皇帝

睿宗曰仁聖景襄皇帝伏惟圓靈居高聽卑灼臣微忱敷我祖宗歆此嘉誅臣不勝感激戰栗之至

已卯春釋菜先聖文

劉因

聖代天言明告萬世寥寥方冊孰傳聖言天啓聖  
心程朱將命堙晦浚闢聾聵瞽明謂當後人承此  
遺澤孰云剽盜資我而文肆焉多岐孰會其一徒  
爲瞻仰有惻此心因早躁狂若將有志中實脆屈  
未立已頽揆厥無成實由貪懦時馳意去凜不自  
容顧念初心悅焉如失今此闕館惟我之求講學  
有徒進脩有地研窮參訂亦復有書於古遺言於  
今學者尚有裨益少慰此心但懼悠悠復循前軌  
惟神啓迪實有臨之

告峨山龍湫文

劉因

嗚呼一邦之望有峨惟山山之精深聚而淵泉山  
川惟形有神棲之雲雷雨露神實司之今是邦之  
凶旱極矣豈神之靈坐視而不恤哉蓋雨暘之數  
出于天非神之所得專也雨暘之咎由於人非神  
之所得而釋也是以使神函蓄靈潤雖欲發之而  
不得也雖然山川之神受命于天而主佑下民者  
也今欲佑之而不得矣則當爲之請命于天昭昭  
在上安有不從由是言之神雖欲無責烏得而無  
責也且小民至愚窮且極矣而無所歸誠則惟淫

昏之鬼是求夫淫昏之鬼乃神之所當屏黜而下  
民之衷亦神之所當誘相也今氣運已窮矣窮則  
必通或天降之雨則小民必歸功於淫昏之鬼而  
惑信愈篤孰能禁之今是邦之大夫致禱于神則  
是禱其所當禱矣既禱其所當禱而當禱之神能  
隨其禱而應之以雨使既足而又周浹焉庶小民  
之愚知天地之間自有名山大川之正神實能闔  
闢陰陽而神妙造化而境內吏民之所當敬修其  
壇壝潔其牲幣而事之而向之所謂淫昏之鬼者  
真不足信矣如是則人情世教或曰此而變之則

鬼神之惠又不但一雨而已矣如其不然則是霽  
霽之澤神其不可司之旱乾之虐神實不恤之天  
命之職可怠而曠之惑邪之俗可助而成之又何  
望焉又何望焉敢告

封龍書院釋菜先聖文

安熙

維大德十年歲次丙午秋七月己巳朔越翼日庚  
午後學安熙敢昭告于先聖至聖文宣王熙愚極  
陋總角趨庭私淑諸人寔始聞道自茲厥後欽誦  
遺編近本程朱上窺思孟以求經旨以探聖心庶  
竭駑頑進德脩業孰云不力中道而迷悲嘆窮廬

摧頽已甚雖由病廢實亦惰偷內自省循枯落是  
懼茲焉感憤避俗巖居追憶舊聞卒究前業洒掃  
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登  
韜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己以及於物以化於鄉  
或冀有成不悖於道茲消吉日載見祠庭旨酒蘋  
繁式陳明薦尚斲啓迪實誘其衷庶假滅靈不至  
大戾謹率諸生恭脩釋菜之禮用伸虔告

祭海神文

虞集

潮失故道犯我鹽官有司捍防民力旣殫閱歷歲  
時靡濟茲害浙郡多下恐就淪敗民實何辜不德

在予相臣來言交脩用孚乃勅中外悉智展力相  
爾有神亦克受職我土既固民生底安六府治脩  
報祀萬年

祭伍子胥文

虞集

爾以忠隕主潮子吳潮今為災吳其沼乎爾其揚  
靈具訓海若俾妥其常毋作民虐既止既安民遂  
有生爾作明神永有令名

祭文

祭國信使王宣撫文

楊奐

維歲次癸卯四月丁未朔二十有一日丁卯某宮

京謹具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宣撫御史大夫  
國信使王公之靈嗚呼兩軍之間零丁數騎江湖  
十年風霜萬里不知其幾往幾來而卒至於此乎  
人主察其深誠天下仰其大義鬼神錄其陰功簡  
策炳其高議然事之濟與否也非智力之不周或  
期運之未至不然以公之行不能決和事於一言  
書信書於萬世而使干戈相尋膏血塗地猶執迷  
而不已我公初年委身烈祖千載一時雲龍風虎  
蔡城旣下楚茅不來殺氣盤礴吞江噬淮義膽披  
露上心亦回使星南飛迓車擁路歡動牛斗嘆其



來暮應對欵曲不武不怒殷監弗遠請視全夏剖  
析利害略無假借我不彼欺彼不我詐宴勞稠疊  
朝繼以夜歸奏龍庭君相交俞慮後參差或懷異  
圖公爲國許人爲公憂蛟鱷之淵而堪再投公獨  
坦然汝無我尤我君我相寧不我謀丁酉之冬公  
過陽平贈我雄篇出言甚誠兩國好合賴子以成  
子才子名搖動江城應江家累莫果其行公實我  
知我自不能此所以念事若歎死負于冥冥也嗚  
呼哀哉頃聞使臣遣使歸國江陵坐易星霜  
宵夢飛飛不知在處

開棘園堵牆太... 南荒一日漆棺... 之禍未央顧公之... 糧賓客蕭條路人... 同時人之於公其... 馳陸公何人屈趙... 而羈南越無以成... 名大節可以撼天... 九原此余所以撫... 地大慟繼之以血... 也嗚呼哀哉尚享

祭太保劉公文

徐世隆

維至元十一年歲次甲戌冬十二月望日博州路  
總管徐世隆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太保劉  
公之靈嗚呼天興大元六十餘年王氣所鍾有開  
必先聖不獨出衆賢從之聖賢相逢千載一時巖  
巖劉公首出襄國學際天人道冠儒釋初冠章甫  
潛心孔氏又學葆真後參靈濟其藏無盡其境無  
涯鑿開三室混爲一家逆知天命早識龍顏情好  
日密話必夜聞如魚得水如蓮在山易地諸葛彌  
天道安道人其高字如其心其似之黑衣惠琳  
數精皇極禍福能決壽夭之命君康節詩詠高

逸方外神遊詭真似之晉書徐字畫清勁筆守  
法具誰其似之黃山三師柔服哀牢公  
於是時蜀之韋堂江飛渡公於是時  
晉之杜預天王魏公於是時唐之李  
泌相宅卜宮兩部並公於是時周之召公中統  
建元宣撫十道多舉名儒親草其詔至元入省命  
贊萬機暫決大議力辭以歸上亦知公不屑細務  
止解中書仍居保傅官制未定公圖列之朝儀未  
肅公奏閱之方其弘化儀形萬方天遽奪之今也  
則亡生平少疾質明猶唱開戶視之掩書長往

天子震悼朝臣涕洟下至行路靡不哀思國事有疑  
誰與稽之民歲有灾誰與禳之僚友有咎誰與救  
之入之老成寧復見之曩過趙郡識二大士曰蕭  
曰劉器量包世混迹佛老心同孔周仁兩義風欲  
灑九州蕭已先蛻獨餘藏春栽培桃李徧滿君門  
身為師賓門多卿相生被殊遇歿獲大塋公旣無  
憾我獨何悲第愧老繆嘗辱公知愛我文辭許我  
典故視草翰林持衡文部公非私舉我豈懷恩言  
念知舊徒哭其墳南州孺子生笏一東真章寫心  
老淚盈掬嗚呼哀哉尚饗

祭硯司業先生文

滕安上

至元己丑十有二月某日門生國子博士滕安上  
謹遣子羽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司業先生硯  
公之靈士之文章與世汗隆百年以來南北不同  
惟公述作有稽其中學者師之知所適從士之志  
操與齒盛衰一生之間終始自違惟公抱負白首  
不移學者仰之得其表儀於戲教授東垣淵淵乎  
經義之學司業成均表表乎忠孝之教其起之暮  
也固非淺淺之可議其去之果也又非庸庸之可  
效公之歸老猶振頽波遽云逝矣爲之奈何八十

雖壽在公匪多聞公易箒之然不亂平生之守於  
此益見自公之歸夢寐見之況於永訣無復見期  
一官羈人送不及尸千里致奠寓哀一詞

祭魯齋先生文

呂端善

公之道在天地德在人心行義在朝廷功業在後  
世者章章表表如日之在天如泉之在地爲門生  
者不當以是瀆陳之惟其私心之不能自己者敢  
以告之公之生以扶人極振人綱爲心沒而不應  
肯忘也今人極其立乎人綱其明乎下土茫茫豈  
無才良間有作者敢希厥成言語不通趨詣不同

聞望不崇誠乎不隆猷之雖遠羣呼四訂謂角而  
童謂雖厥雄使公而在猷難厥終公而已矣疇能  
奏功維蒙古生巍然古風稔公之教在耳蘊公之  
化于躬雖所賦有厚薄所得有纖穠惟公擇其充  
者相之導之以陰誘其哀使之默識心通視明靈  
聽謀嘉慮忠言行諫從則可以鞏國家無疆之存  
惟寧永生民無疆之休惟洪則我後人于子于孫  
亦叨居于至化之中生也望於公沒也又望於公  
于以見生民之心望望於公者無窮也

魯齋先生陞從祀祭文

許約



維皇慶二年六月十四日癸酉欽承 綸旨以先師

文正公魯齋先生列于大成至聖文宣王從祀之位門人許約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合辭而祭之曰自太極判而人文開包羲作而卦畫始備物以致天下之用成器以爲天下之利蓋肇乎乾坤者惟一理盈乎宇宙者惟一氣人倫由是而明萬事以之而理王之所以王帝之所以帝百世同符有一無二迄于周衰篤生聖人有德無位遭時之屯周流天下而不我用乃獨任乎斯文明王道於已晦振綱常而再新顏曾再傳而得子思至孟子獨

不迷其津泯泯勞勞歷歲時之既久承承繼繼乃  
寥廓而無聞迨乎有宋寔生周子畫無極之大原  
爲萬物之根柢扶泰山已摧之巔發千古不傳之  
祕淵淵河洛大暢斯旨天理之微人事之著鬼神  
之幽至于子朱子而大備天眷皇元我文正公寔  
有得於此也合衆議而古歸惟前賢之是證旣縷  
析而毫分亦提綱而振領盡小學之精微爲後人  
之龜鏡言仁義必本諸身言道德必由乎性動靜  
必循乎禮終始不忘乎斯吹春風藹然物我融會冰  
壺瑩然表裏輝映出而位時也必欲底雍熙之和

進而事君也必欲止唐虞之聖事必探乎幾先後  
其久而乃應言治亂之所生盡天人之交勝其高  
也入於無倫其近也不離於日用叙天工而振王  
綱正人心而祈求命觀其運用天理而見諸行事  
者欲名言而奚罄耶蓋嘗思之以百年凝道德之  
身千載繼絕學之志由布衣而起田野總庶官而  
宅百揆明曆象以授人時創辟雍而教胄子忠言  
亶亶氣不少衰為學孜孜老而後已蓋其所造者  
深所積者廣舉而措之寧素者獨高乎一世非義  
精而仁熟道全而德備者曷為爾耶宜乎

聖天子念之不忘崇以魏國之封褒以文正之謚  
又欲嘉惠後人也乃命列于從祀之位既相其子  
又撫其孫猶諄諄而不置也况約等親出其門提  
耳之言面命之誨天地純全古人一體朝焉夕焉  
誘掖諄至容聲謦欬不遠伊邇嗚呼昊天罔極之  
恩仰而思俯而感曷其有既耶

祭康先生文

王思廉

翰林學士承旨致仕王思廉致祭于故國子博士  
康先生之靈而言曰吳楚竒材榘楠豫章下蔽牛  
馬上摩穹蒼脩直堅緻可棟可梁斧以斯之不得

締構乎明堂渥洼異種綠耳飛黃過都歷塊電掣  
龍驤以駕大輅和鸞鏘鏘困於鹽車弗獲馳騁乎  
遐方先生之學經筭書囊先生之少錦心綉腸視  
草比門制禮奉常外而藩宣內而贊襄何施匪宜  
皆其所長進用無媒竟老國庠猶木之不遇於匠  
石驥之不遇於孫陽噫嘻孰維孰綱孰主孰張吾  
欲問之神理茫茫者英已矣識者嘆傷雖然有德  
以化其鄉有文以流其芳愈遠愈思愈久愈光是  
之謂不亡

祭徐承旨文

李之紹

維大德五年春二月辛卯中書平章政事賽典赤  
等謹致祭于故翰林學士承旨徐公之靈嗚呼古  
人有言人材實難無治論賢遺世永歎才與時奪  
識局于器文勝自敷授事則躋偉哉通儒慨惟容  
翁蚤奮其辭乘時之隆肆其餘長見於治功出入  
中外曰亦有歲素髮滿幘歸掌帝制渾渾周誥我  
庶見之諤諤廷議我庶選之朝有老成衆與有慶  
孰云其去有不惆悵君子之心夙夜本朝忍失去  
之以遠爲超劃爾歸盡嘖嘖稱遽身有遺用永蓄  
弗著千里寓哀匪哭其私國之遺老我寧不思

祭袁學士文

虞集

昔在故國寓都海邦乃睠鄞越視漢河陽王公近  
臣專邑列府卿士以還民莫或數公生其間不靡  
不矜師友是求問學是承先宋既亡文獻淪隊遺  
老或愍力接淵懿家藏多書俾昔石渠下至琴奕  
亦取其腴博學洽聞瑰偉精瑩人無間言公亦自  
信我從草茅或援起之公以賞延後先京師于時  
同朝多士濟濟公獨我友尚論其世制作討論必  
我與聞或辨或同有定無誼公泰而舒我蹇寔跋  
三十餘年亦多契闊公在禁林益躋華階人曰孔

宣公曰足哉歸而寄書勗我慰我亦喜優游自詭  
兵果曰易春秋魯與子談將卒成書恐老弗堪老  
不廢學唯予與爾終訂無忌庶其在子言猶在耳  
俄以訃來噫天生公乃止斯哉儒林木萎壁府星  
隕伊邦之瘁伊道之閔區區深悲遠莫致之託公  
鄉人致茲哀辭公聞之乎不聞之乎

哀辭

平章政事廉公哀辭

李元禮

嗚呼哀哉識公於生之日哀公於死之後者人情  
也哀公於死之日昧公於生之前者人情乎嗚呼



識而哀一人之私哀也  
方公之在相位也朝廷  
為安萬民化之以為治  
矣及公以病去位也天  
病反復而竟不起矣嗚  
耶胡為遽奪公以亡耶  
之良耶其忠亮正氣敬  
賢相耶不然將升而為  
海為江耶嗚呼作善降  
常而不可明耶其宗義

而不識天下之公哀也  
之以為重四夷賴之以  
陽調和而品物無不遂  
皇皇祝公無恙豈期沈  
哀哉蒼天蒼天果蒼蒼  
亮之清伊尹之任魏徵  
天壤間幾世幾年復為  
辰時而為山嶽流而為  
不無降殃何此理之反  
以蓋非一己之私

傷亦以公天下之哀

高天之所望也

林處士哀辭

哀楠

道家言黜聰明去健羨

始完是果為得道耶

古者上壽百二十歲

死之說者曰脩之益真

其道彌親壽而無德與

君子取之故脩短有命

遺壽焉猶可言也名德

至則漸盡腐滅又安所

取哉古之人若是者衆矣

今得一人焉曰林寬字

彥栗形臞而器溫其於學

也汲汲然逐日以補有

不足焉則力探簡策以自

證其為文必達於理而

始精於詞謂詞者載理之

具也理不足焉詞雖精

無益也深思以求之傍取以得記之說勤絕傳會據  
宗統原以會于一復懼其不盡是也則祕重自念  
將周游四方闕疑廣聞日進而心領焉噫若可謂  
勤已矣道散於九流百家一兩綸者至矣其弊有不  
勝言者汎溢俚雜尸坐畦日漸入於無聞之傳予  
嘗察彥粟知其心有深憂百焉余始見于姑蘇氣  
和以謙再見于京師慨然以忍取士之道非一嚴  
珍域折豪髮有司者之過遺逸不舉則凡吾徒在  
官者誠有罪彥粟志不一是推彥粟之志在問學  
爲之而不果就若是者必有命矣悲夫延祐六年

三月卒于京師年三十一  
其哀焉辭曰  
吾必奉喪歸吳興吳興五  
其哀焉辭曰  
九其第字友謹哭且曰  
死人所藏遂為詞以申

氣清明兮受元陽德頌由  
兮聞以章挈太古兮儼

九皇播絜精兮瓊圃芳力  
未具兮志則專一葦泐

兮濟巨川慨不進兮道  
道白晝速兮陰風旋數

寔紀兮吾何愆路孔脩  
神獨還靈旒遷兮木葉

丹儼夫人兮在空山玉  
冠兮紫佩蘭

丁文苑哀辭  
許有壬

哈八石取父字姓丁字  
死于闐人與予同登乙

鄧進士第停國安州樞左司除禮部主事予佐吏  
部故游從為多改祕書著作拜監察御史又與予  
同官南坡之變梟獍黨與列據津要文苑康里子  
山暨予實同論列遷戶部員外郎予在左司計事  
宰相見俄命浙西道廉訪司事遂間南北予居武  
昌適移湖北新制廉官各色用止一入長憲者同  
出西域即日引退不允文苑曰無例且退持  
疑文冒進可乎堅固不疑予歸居遂人事獨相往  
來鶴山起觀之絕頂為一室之居完荒城廢壘  
村居楚池靡不至焉

詩談論無虛日

一

君問我進針亦相愛

子監祁

鷲焉禾幾予

日至山北

里陸不可挈

為謀予官揚州

新政不敢不行

又山北有力且疲

可居杭吾樂之

廼命諸子買舟而東獨挈一小僕乘傳而北予留  
之飲三晝夜而後去酒中嘗曰我作事素勇今殊  
猶豫何也予戲之曰人改常不佳君豈厭世邪廼  
笑曰昔溫公記宋子才暴謔其言偶驗我不信也  
因出臂示其堅實曰斧吾擊亦不死也於虜今乃  
真死矣蓋時方大疫暑行至康平主僕皆病歸抵  
淮安卒于舟中至順元年春二月二十三日也郡大  
夫率其國人藪之于所葬也其地遠人皆其墓告其  
家子慕高迎柩歸葬舟中其子之死天為之慟監縣  
公葬祁陽遠不能相尋也其子之墓高曰

杭西山先人所愛因可守之遂遷居焉母之方不  
能舉漕司暨他官好學皆在末其之得幣中  
統餘萬緡既寔事餘可無遺其家遺京憲長谷里  
麻嘗同官閱其書請賚于朝不報初文苑爲固安  
隸京號難治民器奉益橫其器祈烹五十羊聚羣  
不逞震動里閭執而發其推埋焚剽數十事度不  
解逸去反肆誣構詔大官雜問禁中辯折明直留  
寘于法築堤堰三百里河以不害兩道凜然折彊  
暴如拉朽蜀兵未戢按部直要衝布置施爲若老  
於兵者統兵省臣薦其有將帥才可治邊事云內



外持憲知無不言制吏輩噤不得出一語平居論  
事慷慨歷落一坐盡傾遇事則奮發勇往無前長于  
觀人某邪某詐默以相告後輒多驗作歌行豪宕  
如其人古詩清粹皆可傳也延祐初朝廷始以科  
舉取士天下之大才五十六人出官四方或儒於  
施或污於賄歷歷在人得免詬議如文苑者可數  
而天復中道畫之於虜惜哉予昔銘監縣公謂其  
多善未報當在文苑今文苑壽才四十有七賣忘  
以沒此又何邪豈天又尼其身而大其後邪天道  
是邪非邪予益惑矣嘗獨坐閱同年錄十六年間

爲鬼錄者十五人矣尚忍以區區聲利置胷中乎  
或者視爲四海九州之人恣乎無情予不忍也慕  
高將狀其行實求予爲銘而其狀未至爲之辭以  
發其槩且以寫予衷云天之生才兮亦孔之艱前  
不知其幾世兮後復幾年何林林之百萬兮獨新  
於賢器方適用兮陶復不堅雲未雨而掃蕩兮華  
未實而摧殘豈矰繳之在天兮惡有翼之高騫冥  
冥之中兮孰司其權昔君之北兮歌呼水孺今君  
之來兮丹旄翩翩藥膳匪良兮道路迤邐妻子睽  
隔兮良友棄捐我哀曷忘兮我言曷殫西山蒼蒼

兮惟所便安玉樹森立兮澤流有原冀伸於後兮  
以報其前破不可完兮逝不可旋惟生無愧兮雖  
歿猶存脩短有數兮吾其舍旃馬革牖下兮非獲  
則爲九原有知兮其然不然

謚議

何忠肅公謚議榮祖

虞集

嘗聞善相天下者蓋必本忠厚之心廓容受之量  
明事理之識周經營之材極久遠之慮躬負荷之  
責而後可庶幾也是故待事有先幾應變有餘智  
持久有定功處物有成謀其功業始可得而論矣

若命與時遇位以倖致者充數之羞欺世之禍彼  
且無逃於天地之間生民何賴焉觀於至元大德  
之間以大臣贊國論不爲近利細故所動揺本之  
以祖宗之舊典定之以禮律之微意以成天下之  
務者平章政事何公何可少耶公爲御史中丞  
權臣用事數爲所危公守職不變終以是去位天  
下之望固已在公矣

成宗皇帝在位完澤公之威重沈毅答剌罕公之  
仁明正大實相左右朝多君子正人而公獨以耆  
老精練彌縫條理於其間豈漫焉嘗試而爲之者

哉卒能成太平之盛非偶然也然於是時好功  
利之徒間出其間偵國家財用之急積慮密講將  
有所作為議數上公必正坐堂上奮仁者之勇明  
目張膽論民命國體之所以然發言折其謀使不  
得行耕田鑿井之民晏然無所顧慮以遂其生理  
於當時者公存心之最著者也敬歷臺省數十年  
皆要官重任然衣服飲食之奉儉約不異於儒者  
身死之日賜金給用之外略無餘貲其其立志若  
常人所及宜其所成就如此謹按蓋法度考今正  
曰忠執心決斷曰肅請易公名不亦宜乎

陳文靖公諡

虞集

昔者有道之君子內充然而有餘無所待乎外也  
 未嘗求用於世亦未嘗不為世也嗚呼天下  
 家者知其有道尊敬而信用之則為之出於是應  
 之以文學政事隨施而施不為喜幸不用則不為  
 變移其志大矣然或者假事以自售已見用而無  
 足以行也則以偃蹇日取盛名終身不一試謂士  
 今為可誣也耶故翰林學士陳公方盛年時聞  
 讀書未始有求用之心及為朝廷所用諄諄然視  
 其職事之所在而謹奉之略無厭常喜守高自標

致之意始終清要蓋迫而後動來而後應定而後  
就恒無心於其間此其視無能而求用避事而取  
名以傲忽欺罔一時者爲何如也故其高文大冊  
以華國者皆舒遲溫厚之言橫經論道以淑人者  
皆文質兼備之教論禮則欲修一代之經司刑則  
知先無訟之本至於處已接物溫恭退讓君子視  
之則樂其雍容小人仰之則失其鄙濇謂之大儒  
先生斯無亦矣諡法道德博聞曰文臣文憲進曰  
靖諡曰文憲其合公之行也

姚文公諡議錄

天地真元之氣一會則聖神氣力作焉然其氣之  
協瑞以開太平而必有不出之之臣矣生其間視  
結粹精敷於兩述於以增煥然其氣之  
五載籍之上蓋數百年而得一二入焉其有關於  
氣運者如是豈徒在文哉乃若其正氣固其文正  
公之在吾元實當

世祖皇帝恢拓基圖之始得明遠宗振起來學一  
時及門之士獨稱集賢大學士姚公燾為龍式纂  
厥緒以大其承然觀公之言而考夫文正之學則  
其機籥之相須殆不啻山鳴而谷應雲起而龍翔



也故大德至大皇慶之間三宗繼照天下又寧而  
公之文章蔚為宗匠典冊之雅奧詔令之深淳固  
已披去浮靡一返古轍而銘志箴頌之雄偉光潔  
凡鏤金刻石昭德麗功者又將等先秦兩漢而上  
之以闖夫作者之域排沮詆訾不一二而家傳人  
誦已十百雖欲揜之孰得揜之哉他日良史執筆  
以傳儒林則公在文正之門豈直儕之游夏而已  
也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然則以之節惠公奚  
慊焉謹按謚法博文多見曰文敬直慈惠曰文請  
謚之曰文

蕭貞敏公謚議

劉致

聖王之治天下也必有所不召之臣蓋志意脩則  
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蟬蛻塵埃之中翺遊萬  
物之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以之傳曰舉逸民  
天下之民歸心焉故必蒲車旌帛側席以俟其至  
冀以勸俗興化猶或長往而不返亦有既至而不  
屈則束帛交交貢于丘園者治天下者以之也於  
吾元得二人焉曰容城劉因京兆蕭與君始由平  
陸咸寧之野仙薦

世祖徵不至授陝西儒學提舉繼而

武宗仁宗累徵授國子司業集賢直學士未  
集賢待講又以太子右諭德徵始至京師授  
士國子祭酒諭德如故尋得告還山年七

十七以壽終士君子之趣向不同期各得所志而  
已彼不求人知而人知之不希出用而出用之至  
於上徹帝聰鶴書天出薜蘿動色巖戶騰輝猶堅  
卧不起不得已焉始一至卒不撓其節不墮所守  
而去亦可謂得所志也已方之於古則嚴光周黨  
之流亞歟雖其道不周於用而廉頑立懦勵俗興  
化之功亦已多矣且其累徵而不起暫出而即歸

不既真乎以勤自居其好古好學之心不既敏乎  
發謚法清白守節曰真好古不怠曰敏請謚曰真  
敏

國朝文類卷第四十八





浙江圖書館善本  
023387  
一九八〇年





浙江圖書館善本

甲 登記號：023567

一九 年 月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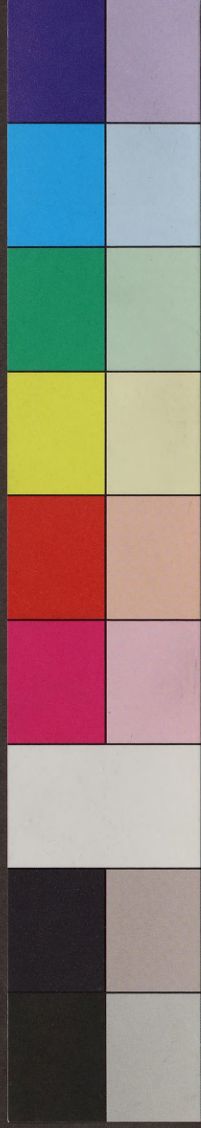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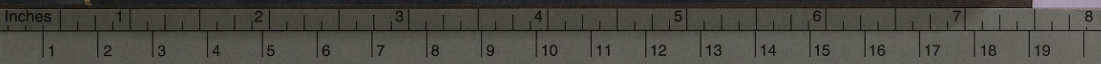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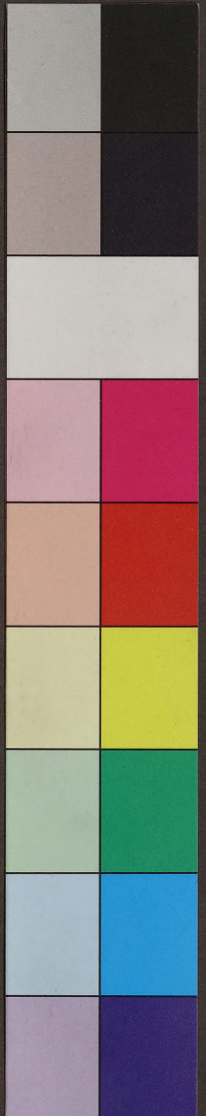






浙東圖書館藏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	-------	--------	-----	---------	-------	---------	-------